

西山先生眞文忠公文集

八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第十四

對越乙藁

奏劄

十一月癸亥後殿奏已見劄子一

臣一介迂疎蒙陛下賓諸禁林清切之地蓋
歐陽修所謂官爲學士職在論思者而供職以
來五閱旬浹未有秋毫裨益聖政私自慚負
無所措躬然夙宵憂念惟在國事輒以區區愚
管冒昧有陳臣竊惟今日不幸當權臣積壞未
易理之朝廷又不幸值彊大崛起未易勝之

鄰敵又無故先挑不可開之邊隙而欲以東南
一隅之力守江淮以北千百里之故疆此執之
所甚難而時之所未可者也士大夫苟忠於國
孰不危之然知其危而不圖所以安是徒知訾
前之失而不思今之得也臣謂前日之失在於
輕敵今若懲之而一於畏敵則其失將有甚焉
者昔越王勾踐違范蠡之諫驟舉伐吳以取夫
椒之敗而有會稽之棲然能懲前之失所以自
謀者益深而謀敵者益密動心忍性二十餘年
未嘗逞忿而輕發亦不懼禍而自沮養剛強票

銳之力於安徐重固之中韜憤切讎疾之意於
柔伏卑誣之際卒以報吳而稱霸於中國唐德
宗繼肅代委靡之後銳於削平僭叛征伐四出
躁動寡謀一遭涇原之變茫然沮喪姑息藩鎮
甚於肅代之時自是主威下陵終其身不復振
二君之始輕於舉事則同而持之於末則異所
以有勝負強弱之分也昨者王師之出爭議盈
庭一不暇顧違諫寡謀視昔何異天祚 宋室
使偏師挫銳而歸欲 聖心昭然寔寤知敵之
未易圖而功之未易就也知敵之未易圖而爲

謀益深知功之未易就而用力益倍強勉砥礪不肯苟安則勾踐之功猶有望於後日若曰敵不可圖而委之不復圖功不可就而安於無所就頽惰廢弛亡復自奮臣恐其患不獨如德宗而已也何者韓人讎我之深其思報也必力舉兵愈緩則其爲計愈工而我方靡然創艾前事幸其真有愛我之情冀和好之亟就豈不誤哉靖康之初國勢尚可強也徒以一時群臣類多姦諛怯懦之儔聚於富貴安佚之久一聞金賊之名則魂褫魄喪不能自持曰此如雷電鬼神

之不可測也不惟畏虜抑且譽虜故遂返強而
爲弱 紹興之初國勢非不弱也惟我 高宗
崎嶇跋涉之餘熟知虜情非懾怯請和之可以
弭患也淬礪軍政蒐校將材宰臣如呂頤浩趙
鼎張浚更迭用事皆以整戎經武爲已任而諸
將若韓世忠岳飛吳玠張俊楊沂中劉錡之徒
分控要衝敵至輒破不惟憤虜且欲吞虜故能
轉弱而爲強方其始也祈哀請命之使相尋於
穹廬甌脫之間未有得其要領者而駟騎朝馳
邊烽夕警則數數然也及王師累捷虜威積挫

而和議之端乃自彼發之以是知戎羯之情可
以威制難以禮結由來尚矣爲今之計功雖未
可遽圖而剛毅奮發之志在陛下則當自勉
兵雖未可再舉而戰攻扞禦之備在廟堂則當
亟謀君臣之間相與策勵必如勾踐之自強毋
若德宗之自沮懲靖康畏敵之失而法紹
興制虜之謀則國勢之振且有日矣臣不勝慙
惓

貼黃臣竊惟今日所至急者邊防而決不可
恃者和議或者徒見北夷之性喜寒惡暑謂

其不能於春夏舉兵今距來歲之冬尚有年
餘可以從容修備臣嘗聞之蜀士丁亥辛卯
之歲虜人皆以盛夏擾蜀初不俟秋冬而後
至也然則邊防之事豈非至急乎乃若虜使
之來固無可卻之理然待遇之禮所宜適中
若過爲優厚徒以取侮無補於事剽聞王檇
者嗜利無厭已挾昔年金使例冊自隨欲以
取必於我彼小使也初無國書遽索正使之
禮他日和議果成使介奉書而來又何以待
之乎道余又言王檇將來金翠首飾以媚其

妻妾若果有請而從之何異故相以侈服遺
李全之妻而異其不叛也爲國羞辱又孰大
焉臣固知未必有此然不敢不豫言之大抵
議和一事但當視爲泛應不急之務而其所
急者事在邊防願詔輔臣亟加措置毋以可
惜之日月而虛度毋以難得之貲財而虛費
天下幸甚

二

臣載惟今日必先深爲制敵之圖然後能不蹈
畏敵之失然制敵之事固亦多端而臣所欲言

其大者有二一曰經武二曰博謀臣觀方今之
執非可以承平無事治也其必振厲威武如創
業中興之時然後能轉弱為強以底泰山四維
之固何者彼韃戎之暴固已憑陵函夏躡輶河
嶽而欲甘言以啗我狡謀以窺我我方崇飾文
治雍容暇豫如平時深恐無以杜胡伺之萌而
折陸梁之氣也昔我藝祖肇造區寓而北狄
尚疆四方未一故聚驍勇於京師壯爪牙於宿
衛今日幸造船池以習戰也明日幸飛山營以
閱礮也武事之精近世無匹用能方行四表而

坐服醜夷及我 孝宗躬受付託之重欲成復
讎之勲亦於軍政極意簡練今年大閱于白石
明年大閱于茅灘躬御戎服震懾天威而鐵簾
之射初自 聖意偏狹小卒皆得奏技於萬乘
之前以希一命之賞當時將士莫不競勸雖值
虜方張勲未克集亦以大競王室使醜孽不敢
渝盟者垂四十年詩曰王赫斯怒爰整其旅又
曰武王載旆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則莫我敢昌
此古聖人之神武也 藝祖 孝宗實有焉臣
願 陛下考 兩朝之故實肇自新歲而講行

之以昭聖武以振戎容以作士氣或謂審爾則
勞師之費殆且不少臣曰祖宗內庫之儲夫
固為講武設也聖明在上躬履節儉無橫恩
無濫予獨不可舉之以修武備乎况以國執積
弱之餘不若是無以奮張而興起之此制敵之
要一也昔三國鼎峙蜀名義最正而地最狹兵
最弱諸葛亮以區區一隅當中原全力迄能自
立者由其集衆思廣忠益不以已之智為智而
兼衆人之智為智故其言曰違覆而得中猶棄
敝蹻而獲珠玉也異時兵少失利則命其僚勤

攻已缺不以為諱維此盛心千載可仰前日之
怙權顓制者是已自任養成深患不可追已今
廊廟大臣謙虛無我休休焉有亮之心獨於軍
旅事宜務從祕密往往弗暇僉謀故不惟朝列
莫知而宰府樞庭之掾屬亦鮮知之者不惟掾
屬莫知而二三執政亦或不與知者豪釐之
差動關成敗其可忽諸 紹興初嘗詔邊防兵
機事體稍大者三省密院共議奏陳兩府屬官
亦通書檢蓋重其事而公共之此今日所當按
以為凜者也然中書門下後省與尚書六曹之

官亦皆宰府之屬而舉朝文武孰非願效廟堂之任使者儻於其間遴柬通明詳練者數人以備咨訪凡兩淮荆蜀山川之險易將帥之能否士卒之衆寡糧儲之虛實分委討論畫之爲圖著之爲錄俾三邊利病了然在目事關邊鄙者僚屬僉議之執政審裁之然後折衷於宰臣而奏行焉如此則朝廷得操約御詳之體疆場無失機誤事之悔而又明詔在廷百執事各思治兵禦戎之策許以非時陳獻輪對轉對必先當務之急臆其所論之當否而爲陞黜焉草茅

韋布之士有言邊事可用者稍獎錄之則彼將
輕千里而來告矣或謂與聞兵議者多豈無機
事宣洩之虞臣曰不然一介之士必有密友况
朝廷之大寧無十數忠謹沉實之臣可與帷幄
之秘者乎夫有烏獲之力者可以舉百鈞力苟
不逮焉則合衆人而共舉之是亦烏獲也已况
天下重器非百鈞之比而危機交急又非平時
之比廣謀從衆庶幾有濟此制敵之要二也惟
陛下不以臣迂且繆而忽其言則凡智識之高
於臣者且將交進忠益愚者一得 聖明其擇

焉

貼黃臣謹按 建隆三年十一月大閱于西
郊 帝謂近臣曰自頃禁兵雖多未嘗訓練
朕昨蒐去冗弱遂爲精兵故因時而教習此
藝祖之故事也 乾道二年十一月大閱于
白石四年十月于茅灘六年十二月又于白
石 淳熙四年十二月又于茅灘十二年十
一月于龍山此 孝宗之故事也今近而可
考者莫如 乾淳方其時上有兩宮之奉下
有遺虜之須又於二十八年之中五舉大閱

而鐵簾之射創於十三年春優加賞賚又不與焉蓋節儉不妄費之效也先是犒士之費出於左帑南庫及己巳大閱宰臣以故例請上曰處分已定止合內庫支可也朕椿積此錢初無他用是歲犒賜凡見鎗三十六萬緡都城會子爲之增貴今內帑之儲豐耗饒之非臣所得聞然當此用師之時惟樽節他用一以助軍旅之費可也近者臺臣李鳴復郎官鄭寅因對有陳各已詳悉願明詔大臣推行其言置局委官速加考覈舉凡浮冗不急